



曾国藩 演义

徐哲身 著

【第五卷】

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原名子城，派名传豫，清湘乡县荷叶塘人。23岁取秀才，入县学；24岁入岳麓书院，中举人；道光十八年，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入翰林院，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侍讲学士、文渊阁直阁事，后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，升礼部右侍郎、署兵部左侍郎。



吉林文

5



曾國藩演義

徐哲身 著

【第五卷】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原名子城，派名传豫，清湘乡县荷叶塘人。23岁取秀才，入县学；24岁入岳麓书院，中举人；道光十八年，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入翰林院，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侍讲学士、文渊阁直阁事，后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右侍郎，署兵部左侍郎。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国藩演义/徐哲身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5. 1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-80528-935-2

I. 曾... II. 徐... III. 讲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4 号

曾国藩演义 (1—5 卷)

徐哲身 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589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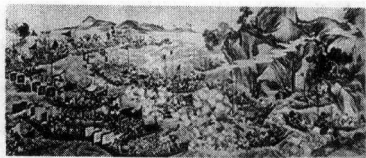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-80528-935-2

目 录

第八章 太平天国的平定 (805)



公元一八五四年，曾国藩四十四岁，这是他的大事业正式发动的一年。正

月二十八日，他由衡州起程，把军队集中到湘潭，检阅一过：共有陆军五千余人；水师五千人，加上工匠长夫水手丁役，全军一万七千人。人数虽不算多，军容却非常整齐。浩浩荡荡，夹湘而下，首先发布讨粤匪檄，以表示他对于洪杨的态度。

第九章 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事业 (82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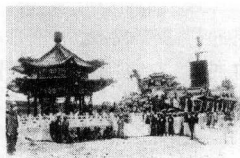
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，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着了，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？相传胡林翼在安庆的时候，看见洋船上驶，疾如飘风，马上就变色不语，中途呕血，因而不起。他知平定太平军是不成问题的，只有“洋务”，简直没有好办法，所谓“膏肓之疾，医治为



曾国藩演义（第五卷）

难”。这和曾国藩都有同样的感想。

第十章 湘淮军代兴的关系 (83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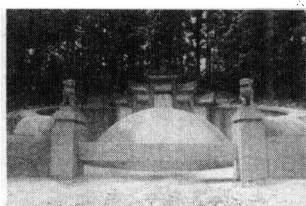


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，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，卫乡卫国，必忠必信。但是不幸得很，曾国藩才到六十二岁，就

病故于江南住所了。一天午后，他到花园散步，儿子曾纪泽跟随奉侍，他连呼足麻，扶回书房，端坐而逝。这正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戌时。江南士民巷哭野祭，如丧慈母。

附录二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(853)

第一章 曾国藩之造就人才 (855)



“当时各处军官，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。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。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。幕府之外，更有

候补之官员，怀才之士子，凡法律、算学、天文、机器等专门家，无不毕集，几乎全国之人才精华，汇集于此。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。”

第二章 幕府人物总表 (85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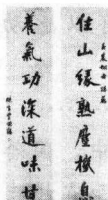


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开府衡阳，至同治十一年卒于两江总督之任止，二十年间，其所延聘之士，在幕府无论久暂，可得百人左右。

ZENG GUO FAN YAN YI

目 录

第三章 人幕前之活动 (869)



太平天国起后，各方纷乱，攻防之事，江南各省，几无地无之，而尤以楚、鄂、皖、赣、粤、桂等省为甚。士之有志者，见危难之来，遂各展其怀抱与思想而行事。其后人曾国藩幕府之人，以于军事上曾积功劳者为多。

第四章 人幕经过及在幕府之活动 (881)



曾国藩自治军衡湘，伯爵侯拜相总督直隶两江，广求奇士，延聘多方，不遗余力。有于出军时偕出者，如刘蓉、陈士杰；有才为国藩所重，在京供职，特疏奏调而来者，如郭嵩焘、李榕；建军功于乡里，足付干城之寄，受知于曾国藩而招致者，则如彭玉麟、唐顺方……

第五章 曾国藩之影响 (906)



其人才华足以服人，道德足以感人也。自太平天国亡后，即与曾氏交恶。始同治三年，适曾氏歿，凡八年不通音讯，然国藩之逝，宗棠挽之曰：“知人之明，谋国之忠，自愧不如元辅。攻金以砺，错玉以石，相期无负平



曾国藩演义 (第五卷)

生”。宜乎国藩歿而宗棠心悔，一改往时骄慢之气，而有至诚之挽，此盖曾氏之宏度有以感动之也。

第六章 曾国藩受幕宾之影响 (932)



江忠源初出治军时，亦在忧中，国藩贻书曰：“君子在忧戚之中，宜托疾以辞，庶上不违君命，下不废丧礼。愿闻吾弟被命即行，虽军旅墨经，自古所有，然国朝惟以施诸武弁，而文员皆听其尽制，无夺情之为。吾弟亦不免轻于一出。君子大节，当为世所取法，未可苟焉。”

后 记 (996)

第八章 太平天国的平定



公元一八五四年，曾国藩四十四岁，这是他的大事业正式发动

的一年。正月二十八日，他由衡州起程，把军队集中到湘潭，检阅一过：共有陆军五千余人；水师五千人，加上工匠长夫水手丁役，全军一万七千人。人数虽不算多，军容却非常整齐。浩浩荡荡，夹湘而下，首先发布讨粤匪檄，以表示他对洪杨的态度。

那时的中国，又是怎样的情形呢？我国原是文明古国，在东方向来居于领导的地位。明末清初西洋人东来以后，我们没有明了他们的文化和实际的状况，还把他们当做“朝贡国”看待。他们也摸不透中国的内容，只好将就着做买卖。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时代，就不大相同了，西洋各国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——民主政治和科学，加以民族主义勃兴，都一致向东方来扩张殖民地，寻取销货的



市场，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，竟被英国人的优越武器首先把门户打开了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外国货品，源源输入，罂粟流毒，逼于海内，不仅中国开始受帝国主义的压迫，清廷也失去了统治的能力。因为嘉庆时代的教匪倭寇，已给清朝以致命的打击，道光时代，更是内外交迫，政治社会的种种弱点。都完全暴露出来，像要到了腐烂不堪的田地。水旱天灾，官吏贪黷，人口增多，生产减少，一般农民憔悴呻吟，简直无法过生活，这不是大革命爆发的绝好机会吗？

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高举民族革命的义旗，于道光末年，发难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。领袖洪秀全原是广东花县的童生，比曾国藩小两岁，四次考不中秀才，愤恨致疾，才胸怀大志，他和冯云山在广西从事宗教宣传，几年后把浔州府一带的矿工贫农，都组织起来，叫做拜上帝会。他窃取一点基督教的教义，自称天父耶和華第二子，耶稣为天兄，奉天父天兄命诛妖救世，孔佛道三教，都是妖术，崇拜偶像，就是迷信。所以他禁读孔孟之书，到处破坏庙宇。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，太平军攻破永安（今蒙山县），建号太平天国，秀全称天王，封杨秀清为东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萧朝贵为西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，其余侯丞相有差。他们的一动，颇像一种宗教革命，其实他们是继承天地会的思想，实行种族革命的。在他们发由的檄文上说道：

夫天下者，中国之天下，非满洲之天下也；
实位者，中国之实位，非满洲之实位也；子女玉

附 录

帛者，中国之子女玉帛，非满洲之子女玉帛也。慨自明季凌夷，满洲肆逆，乘衅窃入中国，盗窃鼎器，而当时官兵人民，未能共愤义勇，驱逐出境，扫清腥秽，反致低首下心，为其臣仆，迨一二百余年，浊乱中国，钳制兵民，刑禁法维，无所不至。而一切英雄豪杰，莫不为之制而甘为之用，是则令人恶之痛心，恨之刺骨者矣。……故满虏之世仇，在所必报，共愤义怒，殄此丑夷，恢复旧疆，不留余孽，是则天理之公，好恶之正。何反含羞忍耻，为之奴隶，违背天朝，不思归附？嗟嗟，可恨也已！

又一檄文上说道：

慨自满洲肆虐，混乱中国，而中国以六合之大，九州之众，一任其胡行，而恬不为怪，中国尚得为有人乎？妖胡虐火燔苍穹，淫毒秽宸极，腥风播于四海，妖氛惨于五湖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，甘为婢仆，甚矣中国之无人也。夫中国，首也，胡虏，足也；中国，神州也，胡虏，妖人也；奈何足反加首，妖人反盗神州，驱我中国悉变妖魔？……今幸天道好还，中国有复兴之理；人心思治，胡虏有必灭之征，三七之妖运告终，九五之真人已出，胡罪贯盈，皇天震怒，命我天王肃将天威，创建义旗，扫除妖孽，廓清中夏……上为上帝报瞋天之讎，下为中国解倒悬之苦，



务期肃清胡氛，同享太平之乐！

就这两次宣传品中，都可以看出他们是要以民族主义来做排满运动的，不过利用基督教作为团结人心的工具而已。可是后来积习难返，弄假成真，洪秀全真的迷信起上帝来了，这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，——也是曾国藩出师戡乱的唯一口实。

咸丰二年二月，太平军从永安溃围，犯桂林，不克，遂进攻湖南。七月间，萧朝贵率领前锋部队，围攻长沙，不幸中炮而死，洪秀全的大队人马继续进攻，还是没有攻破，十月，乃亟趋而北，破岳州，得吴三桂旧藏的炮位，并夺得民船五千余，声势增大，直逼武昌，清巡抚常大醇死难了。这时他已有五十万群众，数万艘船只，取得武昌汉阳，不曾设守，就一直向长江下游进兵、沿途破九江安庆芜湖。咸丰二年二月，打进南京，就定都于此，号曰天京。以往的行踪飘忽无常，类似流寇，到南京才开始做一些建国工作。

洪秀全除种族革命以外，又想实行社会革命，颁布天朝田亩制度，没取土地，平均分配。他所谓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”的原则，很像现代的社会主义。但他占据的地方不多，又正在军事时期，似乎并没有实行，只是在军队和政府的人员，实行了配给制，不许蓄有私财。这种思想，虽然是一般贫农的要求，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，但在二千多年私有制度的习惯下，能不引起人民的怀疑吗？这又是曾国藩反对他的一种理由。

讲起民族主义来，自从满清入关，南明三王和闽海义

附 录

师失败以后，汉人虽暂受钳制，但“反清复明”的口号，仍埋藏在下级社会中间，天地会就是最显著的一个民族革命集团。康熙时张念一、朱一贵，乾隆时林爽文，嘉庆时胡秉耀、钟体刚等都借此来发难的，结果因为组织不很健全，都未能成事。道光末年洪大全以天地会首领的资格，假称天德皇帝，在广东举义，被广西总督叶名琛的滥杀政策镇压下去。洪秀全原和天地会党人有联络，他的部下也吸收了不少的天地会分子，洪大全在广东失败，就退到广西，和他联合起来，二人在永安还“并称万岁”哩？溃围时，他们把大全陷入清军，让赛尚阿擒获解北京杀害了。洪秀全从此不再谈天地会的事，真有些数典忘祖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因他怕天地会要反清复明，自己当不成皇帝。上帝会本是他要脱离天地会的一种烟幕，说他的思想进步也好，说他的思想陈腐也好。可是他的民族主义不免就有些灰色了。要不然的话，曾国藩是汉人，他有什么理由，反对太平天国，效忠满清？那不就成了一个甘为异族臣仆的汉奸了吗？吕晚村说：“此曹岂云不读书，真是未明大义耳。”胡秉耀说：“能解春秋有几人？漫将刘备作黄巾！”曾国藩又何以自解呢？清末的革命党人，全都对他有微辞，甚至章炳麟说：“曾国藩者，誉之则为圣相，谥之则为元凶”（《检论》），皆本民族观念的立场而言的。但是洪秀全既以宗教迷信埋没了种族主义，曾国藩为拥护民族文化而反对他，不仅在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，而且也是合乎一般民众的心理的。据传说：洪秀全围攻长沙时，左宗棠曾去见过他，劝他放弃基督教，仍标帜孔教，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。洪秀全没有随从。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，



并非不知道，谁愿意作民族的罪人呢？只是洪秀全学识太差，又不懂得社会心理，装模作样，满嘴神话，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惯，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？我们对于这一点要相当的原谅曾国藩，何况其结果，在实际上已不啻把满清政权转移在汉人手中，为后来民族革命莫大的助力呢？咸丰四年，即公元一八五四年，曾国藩四十四岁，这是他的大事业正式发动的一年。正月二十八日，他由衡州起程，把军队集中到湘潭，检阅一过：共有陆军五千余人，编为十三营（五百人为大营，不满五百人者为小营），以塔齐布、周凤山、储玖躬、林源恩、邹世琦、杨名声、曾国葆统之，派塔齐布作先锋；水师五千人，编为十营，以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（后改岳斌）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、褚汝航、夏銮、胡嘉垣、胡作霖统之，派褚汝航做总统。拖罟、快蟹、长龙、三板诸战舰二百四十一号，都仿照广东的船式起造的。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，辘重船百余号。配炮五六百门，带米一万二千石，煤一万八千石，盐四万斤，油三万斤，加上工匠长夫水手丁役，全军一万七千人。人数虽不算多，军容却非常整齐。他又设立文案、内银钱、外银钱、军械、火器、侦探、发审、采编八所。等于现在的秘书、军需、军械、兵工、军法、调查统计处，浩浩荡荡，夹湘而下，首先发布讨粤匪檄，以表示他对于洪杨的态度，其文曰：

为传檄事，逆贼洪秀全、杨秀清称乱以来，于今五年矣。荼毒生灵数百万，蹂躏州县五千余里，所过之境，船只无论大小，人民无论贫富，

一概抢掠罄尽，寸草不留。其掳落贼中者，剥取衣服，搜括银钱，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，即行斩首，男子日给米一合，驱之临阵向前，驱之筑城浚濠，妇人日给米一合，驱之登陴守夜，驱之运米挑煤，妇女而不肯解脚者，则立斩其足，以示众妇；船户而阴谋逃归者，则倒抬其尸，以示众船。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，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，曾犬豕牛马之不若！此其残忍严酷，凡有血气者，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。自唐虞三代以来，历世圣人，扶持名教，敦叙人伦，君臣父子，上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粤匪窃外夷之绪，崇天主之教，自其伪君伪相，下逮兵卒贱役，皆以兄弟称之，谓惟天可称父，此外凡民之父，皆兄弟也，凡民之母，皆姊妹也；农不能自耕以纳赋，而谓田皆天王之田；商不能自贾以取息，而谓货皆天王之货；士不能诵孔子之经，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，新约之书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，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，乃开辟以来，名教之奇变！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，凡读书识字者，又乌可袖手安坐，不思一为之所也！自古生有功德，没则为神，王道治明，神道治幽，虽乱臣贼子，穷凶极丑，亦往往敬畏神祇：李自成至曲阜，不犯圣庙；张献忠至梓潼，亦祭文昌。粤匪焚郴州之学宫，毁宣圣之木主，平晔两虎，狼藉满地，嗣是所过郡县，先毁庙宇，即忠臣义士，如关帝岳王之凛凛，



亦皆污其宫室，残其身首；以至佛寺道院，城隍社坛，无庙不焚，无像不灭，斯又鬼神所共愤怒，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。本部堂奉天子之命，统师二万，水陆并进，誓将卧薪尝胆，殄此凶逆，救我被掳之船只，拔出被胁之民人，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，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，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，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！是用传檄远近，咸使闻知。倘有血性男子，号召义旅，助我征剿者，本部堂引为心腹，酌给口粮；倘有抱道君子，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，赫然奋怒，以卫吾道者，本部堂礼之幕府，待以宾师；倘有仗义仁人，捐银助饷者，千金以内，给予实收部照，千金以上，专折奏请优叙；倘有人陷贼中，自拔来归，杀其头目，以城来降者，本部堂收之帐下，奏授官爵；倘有被胁经年，发长数寸，临阵弃械，徒手归诚者，一概免死，资遣回籍。在昔汉唐元明之末，群盗如毛，皆由主昏政乱，莫能削平，今天子忧勤惕厉，敬天恤民，田不加赋，户不抽丁，以列圣深厚之仁，讨暴虐无赖之贼，无论迟速，终归灭亡，不待智者而明矣。若尔被胁之人，甘心从逆，抗拒天诛，大兵一压，玉石俱焚，亦不能更为分别也。本部堂德薄能鲜，独仗忠信二字，为行军之本，上有日月，下有鬼神，明有浩浩长江之水，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，实鉴吾心，咸听吾言，檄到如律令，无忽！

附 录

他的檄文关于种族君臣之义，绝不提及，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状，是：（一）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，曾犬豕牛马之不若！（二）窃外夷之绪，崇天主之教，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，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！（三）毁宣圣之木主，污关岳之宫室，无庙不焚，无像不灭，斯又鬼神所共愤怒。（四）农不能自耕以纳赋，商不能自卖以取息，人民无论贫富，一概抢掠罄尽，寸草不留。他自己的意思是：“慰孔孟人伦之隐痛，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，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”，“日月幽明，实鉴吾心！”这是多么动人的词句呵！湘军的分子，不外士子和农民，他们都是崇拜孔孟关岳的，无怪乎“人怀忠愤，如报私仇，千磨百折，有进无休”了。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，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争，好像欧洲的十字军。

这时太平军分两路向满清进攻：（一）林凤祥、李开芳的北伐军，由安徽河南山西转战到直隶的天津，和清军相持。（二）胡以晃、秦日纲的西征军，由南京上溯，先克安庆，继围南昌。杨秀清、石贞祥又力趋上游，进攻武汉，结果江忠源战死庐州，吴文熔殉难黄州，太平军弥漫两湖。清廷所派的大军都集中在南京、扬州，由向荣、张国梁率领者号为“江南大营”；由琦善、陈金绶率领者为“江北大营”；其实是顿兵坚城，毫无作用。眼看着清廷的天下，已有岌岌可危之势，只得靠曾国藩来挽救了。国藩的战略是：“能保武昌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，能固荆襄之门户，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；若武昌不保，则恐成割据之势”（《沥陈现办情形折》）。所以他要先援武昌。不料他方到长沙，太平军就席卷而来了。储玖躬先战死于宁乡，王鑫、曾国葆、



邹寿璋、杨名声又败溃于岳州。国藩会攻靖港，军复大溃，一出马就打败仗，这是十分丢脸的事，因而愤恨自投于水，被左右救起来。幸亏塔齐布的陆军，彭玉麟、杨载福的水师，在“湘潭大捷”，替湘军振作很大的士气。国藩“益知兵贵精不贵多”，乃加意淘汰，增募新勇，调罗泽南、李孟群、陈辉龙同来带兵，又把胡林翼所带的黔兵，收归部下。塔齐布以功升湖南提督，提标兵全归管辖，势力更增强了。遂克复岳州，保固湖南，进围湖北。以八月克武昌，清廷命他作巡抚，他以母丧未除坚辞，然湘军在出师不到一年的工夫，就把湖南湖北平定了，太平军的北伐同时也失败了。曾国藩带兵，常以“扎硬寨，打死仗”勸勉部下，不尚诡谋奇计，力求稳慎。国荃也有“稳扎稳打，机动则发”之言。他犹以为不易做到。所以特写一副对联说：

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稳当，次求变化；
办事无声无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简捷。

但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不为时人所谅解的。譬如王闿运作湘军志，对国藩时有微辞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认为他太慎重了。湘绮楼日记戊寅四月十二日云：

夜看曾书札，于危苦时不废学，亦可取；而大要为谨守所误，使万民涂炭，犹自以心无愧，则儒者之罪也。似张浚矣。

其实国藩的态度是对的。因为他所处的环境，虽是督